

論語類編心解

利

和装本

口仁12
1701
3



12
1701
3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七

大日本近江谷鐵臣輯撰

孔子歷游篇第十三

九二
二章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子微

景公既不足有與成。而晏嬰又沮之。所以孔子去之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天之所以與我者、有在於我。匡人必不能違天害我也。

按、天生德於予、章可併看。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先進

匡人之事、出於不意。孔子子弟之艱難、可想矣。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喜顏回之未死也。回曰。子在、回何敢死矣。慶孔子之猶在也。一言

之中、含多少真衷。有此師而有此弟子。匡人其如之何哉。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孔子見衛民之衆多而富教之政不備。乃有嘆於此。而其經綸之意、已洩天機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八佾

孔子周流四方。猶木鐸徇於道路。小則所至
警發。大則天下警動矣。儀封人一見。即出此
言。以慰籍從者。其觀人之明。傷時之志。不賢
而能如此乎。惜乎不傳其姓名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
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憲問

公叔文子之行。信如公明賈之所言。則幾乎

聖人也。孔子本有所疑於心。而問之。故答賈
之辭。亦微而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
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佾

古之俗語云。祭有竈。有奧。竈神位雖卑。而專
祀。奧神位雖尊。而非專祀。欲徼福者。宜孰媚
乎。此賈欲聳動孔子之意也。賈衛大夫。頗作
威福者。孔子乃以不答。答之。亦以諷賈。聖人
之言語。何其神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也。雍

子路疾南子有淫行。欲子絕之。孔子矢曰。予之見之否。則天必絕之。蓋孔子在衛。既見靈公。又有可見南子之禮。不必峻拒之也。子路不知其意所在。故其言如是。足以見師弟之相勉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

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

君子當行而行。處困而亨。莫所之而不可。但夫知命而已。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孔子周流至於宋。宋司馬桓魋忌孔子欲害之。從者懼其不免。孔子乃援天以自信。曰。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雖有暴人。無如天何已。君子之勇。出於安命。故其剛如此。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不試故藝。子此孔子自謙之辭也。琴牢亦嘗有聞。因又證之。

按達巷黨人章可併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地

云爾。述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孔

子至楚。葉公欲知孔子為人。因問子路也。孔

子聞之。謂子路曰。汝對如此。則又何害。蓋子

路不對。或疾其人驕僭而然乎。若使子貢代

子路。則其作對。或有使葉公渙然知聖德而

恧然愧驕僭者。中上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路

近者不悅。則遠者不來。為政在得民心而已。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

直情徑行。夷狄之道也。學者其可無真識哉。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憲問荷蕢亦晨門楚狂之輩也。孔子蓋哂其果於忘世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憲問

知其不可而為之。孔子之所以為聖德也。晨門之言。夫子不之辨。為其言稱旨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微子

辟世之士。執心徃徃如此。其高蹈不近名利。

而潔其身。雖如可善。然未足共語君子之道。况於聖人憂世之心乎。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

易。治也。方今天下無道。故吾欲斯人之徒與易之也之意。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子微

子路曰：以下數語，蓋孔子使子路告丈人之辭也。聖賢處世之大義，可以見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也。雍

司敗之問，朱言也。孔子之答，是禮也。而司敗以孔子為黨，昭公。孔子澹然受譏，不敢復辨其事，自以為過矣。孔子之明於禮，而敏於應對，如此。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名長

孔子厄於陳蔡，乃嘆曰：歸矣哉。歸矣哉。鄉黨子弟應待於我。吾周游天下久矣，道之不行，命也。吾當歸而教育英才，以傳斯道而已矣。

按孔子年三十五始出魯適齊其自陳蔡而歸也年既六十八矣其間三十三年歷游諸國終於不遇豈非天乎然艱苦盡瘁不已如是是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而學孔子盛德之見於容貌者如此故人人觀感而景慕之譬如卞和氏之玉自來連城之價

耳。

按孔子如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如楚昭王將封以書社地皆是孔子不求而齊楚之君與之也

時事篇第十四

凡三十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

陪臣之庭用天子樂舞名義之紊亂時事之顛倒至如此可忍視哉

按孔子作春秋正天下大經豈得已也。想其起艸之意或始於此時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八

權臣僭妄之狀供人一咲而我所痛乍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雍也

人各有所長國家不可無器使之道焉。特如三子則於從政固當優為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八

季氏僭用魯公之祭可謂非禮矣。冉求為之宰不能救之何哉。林放猶且知問禮五嶽之尊泰山之神而謂不如林放乎。夫神者聰明正直何享非禮僭逆者之祭矣。孔子言此所以深責冉求之與僭逆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

曰：鳴鼓而攻之，即聲其罪也。責冉求而責季氏之意存焉。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先進

子羔雖質義而學未熟，未可以從政。况又為季氏之邑宰乎？子路不知孔子之意別有在。

焉。以口給禦之，何其吸嚔如此。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子路

以婉言警冉有，蓋孔子抑季氏之意深矣。

按：冉有朝季氏之私朝，非公朝也。此書曰：退朝。見冉有之僭妄焉。

又按：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孔子嘗為大夫，今雖不見用，而有政則當與聞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李氏

孔子極說用兵之非。不但責二子。欲沮遏季氏之僭暴也。後季氏有陽虎之亂。憂在蕭牆之言果信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廢人不議。氏季

統論天下之大勢。不可復易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氏季

魯自宣公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矣。自

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孔子此嘆。蓋有所見而發矣。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損脩行端正。義不仕僭暴之臣。與仲由冉求異矣。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進先

哀公嘗云。二吾猶不足。蓋魯是時厚歛蓄財。

而舊府不能容故更大之也。閔子騫之言婉而有味。孔子稱其中事理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雍也

孔子時仕魯。冉子為掌財賄出入之事。而不知不繼富之義。故孔子戒其費無要之財也。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

里鄉黨乎。

雍也

按連記二章者以示聖人取與之有法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公冶長

開不務人知止求自信其篤於學而不躁進於功名是為可甚賞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雍也

子羽為人行無邪曲守自公正可以表式多

士言偃舉之以為得人。孔子善之。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是孔子欣喜之餘。戲言雞牛之說。而子游確然自信。不疑。孔子重喜其信道之厚也。自謝其戲言。而欲使二三子有益進於道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

是時桓子擅權於上。定公徒擁虛器。孔子雖位司寇。無如其惑溺何矣。是所以孔子見幾決行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

夷狄之國。猶有君德可觀者。今以我文明之國。不如所夷狄視之國。是非可嘆乎。

按秦楚古屬夷狄。而有穆公莊公之賢。不如魯衛諸夏之君。而昏昧不靈在如亡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

觚之為言寡也。古之人用以節飲矣。如今人飲酒百觚盡醉則觚豈觚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雍也

齊魯之俗有太公周公之餘風而太公之簡終不如周公之厚故云爾。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述而

衛君輒雖以嫡孫立繼靈公之後及晉納其

父蒯聵則為輒者宜避位全父子之恩蒯聵即位輒退為世子豈不美哉而蒯聵非伯夷輒非叔齊則孔子不為衛君必矣子貢之問見其靈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憲問

簡任得人雖無道猶得不喪位有為之主不得人而可乎。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憲問

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孔子雖致仕，夫豈可傍觀默視哉？且其告哀公及三家，其旨深矣。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先進

語語穿季氏之僭心，可謂斬絕。使仲由冉求聞之，當慙死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

孔子不欲以行廢之權，歸之於讒諂之人。故

曰命也。以安子服子路輩。以警伯寮季孫輩。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

三千弟子中。真正好學唯一顏淵也。好學繼顏淵者。上下千年。復有何人。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

顏回克己復禮。寸刻弗懈。孔子所以稱為好

學也。

按不遷怒。不貳過。二語。蓋有以諷哀公之失矣。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

陽貨自為有心之譏。孔子自為無心之答。其

待小人。婉順而嚴正如此。

按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己。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

弗擾之叛。叛季氏也。非叛魯也。孔子之欲往。為魯也。非為弗擾也。孔子用世之志。深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陽貨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孔子欲應其召。亦見其用世之志。不已矣。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七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八

大日本 近江 谷鐵臣 輯撰

時人篇第十五

凡二十
八章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僎。舊文子之家臣。今為大夫。與文子並立於公朝。因文子之薦也。文子之舉有三善焉。知人。忘己。忠君。是也。其胸襟光明正大。千歲想見其人。亦後世為大臣者之鑑也。其謚文。宜

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

孔圉。衛大夫。素行多疵。何以謚文。是子貢之所疑而問。孔子誇人爲善。其心甚平。其量甚寬。故去其小疵。而稱其好學。亦誇人於善之意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

甯武子處世。能知能愚。終能保身。是其愚所以不可及也。

按。邦有道則知。魏徵是也。邦無道則愚。狄仁傑是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憲問

孔子嘗自言。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蓋雖謙言也。而可以見聖人踐履篤實之意。伯玉

之欲寡過未能者。即符於孔子之意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

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長

左丘明嘗有耻此二事之言也。故孔子誦之

曰。吾亦耻之。以稱丘明之賢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

敢後也。馬不進也。雍也

孟之反不伐其勇。而且自揜如是。是其名之

所以著於天下後世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

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

此見其随分自安。而無貪得之意。其處心之

澹泊廉靜可善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憲問

魯大夫孟公綽為人廉靜寡欲。宜任簡而不

宜任繁。是用才者之所宜留心。孔子舉此以

示用人之方也。

按漢王霸為宰相名減於為郡時亦公綽之徒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公治長

天下之事斷以大義則一言可決何用三思。

按季文子行事多闕而時人稱之曰三思而後行。謹慎之至。故孔子評之曰再斯可矣。然如文子則不保其再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公治長

務矯飾要虛名。非直者之為。高豈直者哉。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憲問

後世多此等之人。皆為孔子所擯斥矣。

按原壤為孔子故人。母死而歌。蓋自放於禮法之外者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憲問

孔子論學講道。廣說時君。徧誨門人。蓋欲行

斯道於天下而傳斯文於萬世也。顏回鄉愿如微生輩者安足知其志哉。

按微生畝高年而隱者以與孔子有素故作此不孫之言。孔子乃以疾固一語警之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子路

狂狷氣節之人。雖非中道之士。猶可以進於道。同流合污之小人。何足與語哉。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先進

善人不踐惡人之迹。因質美也。不入聖賢之室。因其不學也。十室之邑。亦豈無善人乎。惜哉。好學者鮮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止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可矣。下子曰二字。衍文。速而

孔子併論四等人品。以為學者階級。蓋欲進於善。始於有恒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易恒卦九三爻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不恒其德。以承羞辱者。是未曾知玩占義。而不占於易故耳。孔子言此。以證人而不可無恒之語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陽貨

狂狷似遠於德。鄉原似近於德。而其實相反。孔子所以取彼而棄此。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陽貨

古今風俗之渝。如此。治教者。其可不盡心乎。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

人之所以生者。以行直道也。人若罔行直道。而不死者。僥倖耳。痛斥之言。以戒不直者。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

如此等之人。則吾不知教導之也。孔子言此。深戒其不直。不愿不信。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陽貨

形進心退者。外厲內荏。如此。比以穿窬之盜。亦堪一笑。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衛靈公

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而自以為得矣。如此者。

即鄉愿之徒也。教之難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陽貨

人而無所用心。則悠游曠放。何所不至。喻以博奕。所以深責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陽貨

人年至四十。正道明德立之時也。而不但無聞。又有見惡之行。其於為人。無所取耳。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君子不為也。子張

君子志大道，要致遠矣。故雖有小道可觀者，不暇為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陽貨

畜臣妾者，當御之有道。蓋莊以涖之，則消其狎習之念；恩以結之，則消其缺望之心。此二者，常人多輕之，不以為意。然家國之禍，往往由此而起，不可不戒。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雍也

澆季之世，有此惡風，可不改乎？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陽貨

利口之蔽賢臣，猶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可不察乎？而人君常愛利口，退忠鯁，不亡而何待？

古人篇第十六 凡三十一章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伯泰

堯之君德。如天。如日。無可名耳。而至其成功。則禮樂法度之存於天下後世者。煥乎光明矣。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

舜。大孝。儀表天下。大知。任用百官。是其所以

大有爲。而如無爲者。是孔子所以贊嘆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伯泰

舜禹之於天下也。任賢能。云爾。未曾爲吾有也。而其功德之高大。如此。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義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伯泰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治身之大綱也。惡衣服。而致義乎黻冕。立朝之大綱也。卑宮室。而

盡力乎溝洫。治民之大綱也。大綱既舉。細目從之。所以無間然也矣。蓋其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儉以率己身也。孝鬼神。義黻冕。盡力溝洫。仁以率天下也。仁儉之德大矣。至矣。後之為人主者。其捨大禹而孰師也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憲問

古之人君。以孝治天下。故諒陰三年不言。亦

所以使民德歸厚也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而述

述而以下八字。蓋是老彭之言也。老彭。殷代賢人。多著書。而孔子常所尚友焉。因即誦八字曰。我之述。脩詩書易春秋。亦竊自比於我所尚老彭耳。其集成大業如此。而自謙之言亦如此。所以為孔子耶。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

讓德之大自古未有如泰伯者故表而贊之也。

按泰伯之讓季歷以成父志也則其讓出於至孝之心是其所以為至德也如伯夷之於叔齊待父歿而讓之所以不如泰伯焉若夫我稚郎太子之於仁德帝則其讓難於泰伯而烈於伯夷焉使孔子見之則其何以贊之哉。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

微子

三子之行皆出於忠愛之誠異曲同工共立臣節故孔子許之以仁。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張子

言人心有污賤之實則為惡名之所聚也為人君者其可不鑒於殷紂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

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泰

三分天下以下。當作別章觀。才難一章言古

人曰才難。誠然。唐虞之際。至於周。最稱多才。

而僅九人耳矣。三分一章。稱文王之至德。而

武王之慙德自見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以希。公冶長

夷齊惡武王以臣伐君之舉。不食周粟。餓死

首陽。或疑其人清介。度量淺狹。深抱怨恨。孔

子解之謂。彼則求仁而成其志矣。其豈怨乎。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子微

是蓋周公語魯公伯禽之遺訓。即親親任賢

之意。而存於魯國口碑者。蓋孔門所每誦。故

記者及之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季騶。子微

八士。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是蓋追

思周初人才之盛而記之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憲問

二公。五伯中翹翹者。而其行事。有正譎之異焉。蓋桓公之正。卽管仲之力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八佾管仲之才。非王佐之器。故孔子惜之。且其奢

侈僭禮。亦可以見其志之小矣。或人既不足語管仲。况共語王道之大哉。故孔子姑應其問而止矣。

按。相桓公而霸齊國。管仲之力也。相昭烈而興漢業。孔明之力也。蓋王霸之別。可以見其器之大小矣乎。我近世。如島津侯。毛利侯。翼贊王室。成中興大業。卽奴管仲而友孔明者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

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憲問

孔子屢稱管仲之仁。以其功在於尊周攘夷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

孔子非褒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以仲之功大於忽之忠。折衷之以論斷如此。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

與。

末五字衍文。季氏。

名之稱與不稱。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長

交人之久。易狎難敬。久敬如平仲者。始可謂善交者。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憲問

三子並著一時，而自有優劣。

按：人也上，疑失一字。今試加仁字看。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

論子產為人，自有稱量，而不妄許也。然而君子之道四者，亦可以為從政者之一鑑矣。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憲問

善鄭之得人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哉？曰：未知。

焉得仁。公治長

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皆可稱。而未得稱仁也。議論切當、語如斷鍊。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

直道守己、如柳下惠、可謂和而介者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衛靈公

古之帝王、使進賢者蒙上賞、蔽賢者受顯罰。是孔子所以贊公叔文子而譏臧文仲也。上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公治長

居蔡、諸侯家廟中之事。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而文仲為室用之、僭禮之罪、不可免也。孰謂文仲知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憲問

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

自邾如防。使人卑辭於魯君。請立臧氏之後。而後去。魯君乃立臧為武仲。乃致防而奔齊。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是春秋誅意之筆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衛靈公

忠鯁如魚。不可多得焉。行藏如伯玉。則所希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微

伯夷叔齊清而逸。柳下惠少連和而逸。虞仲夷逸。朱張放而逸。七人皆可謂志高行潔矣。而不及孔子之流行坎止。皆合於道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憲問

按周、老聃、辟世者也。齊、陳文子、辟地者也。穆生去楚、辟色也。孟軻去梁、辟言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憲問

無詳說。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七人。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八

